



冯望岳 著

郭沫若的文学世界

陕西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的文学世界

冯望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谨以此书纪念郭沫若一〇一诞辰
并献给开创新世纪的一代青年

郭沫若的文学世界

冯望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富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125 印张 2 插页 296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册

ISBN 7-224-03108-9/1·744

定 价:8.50 元

序

黄 侯 兴

自八十年代初期，冯望岳同志就开始从事郭沫若研究，发表过一些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因之引起了同行学人的瞩目，我也是从那时候起知道在陕西渭南有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笔耕的学者。

现在，冯望岳同志写出了这部二十六万字的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文学世界》，使自己先前那些散见于论文中的具有自己学术个性特点的见解更加体系化和科学化了。这部著作，除绪论外，共十章。它较系统地阐释了中国文豪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在文学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他的《女神》、《屈原》等作品的里程碑意义，他在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上的显著特色，以及随着时代的迁移他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想演进的轨迹。

对于郭沫若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创作，作者力避重复他人研究的模式和方法，而是从文化心理学、比较美学等视角，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探讨，并对其中一些问题作了很有学术价值的思考，诸如郭沫若在弘扬传统文化与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特殊贡献；郭沫若独异的青春、创造、进化的文化；郭沫若精湛而独异的楚文化研究；郭沫若、鲁迅、郁达夫

的个人气质对他们文学创作的不同影响；郭沫若与老舍、赵树理、钱钟书同时期心态和创作的比较研究……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作者从郭沫若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坚毅反抗灾难的悲剧精神这一角度去进行论证，亦自成一家之言。

我在《郭沫若文学研究管窥》一书中说过，郭沫若研究，包括资料建设工作，比起鲁迅研究，起步要晚得多。但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十多年来，在同行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当然，学者们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积极地提出了今后郭沫若研究如何深化的问题。一些朋友主张，要不断扩大研究的层面，拓宽研究的范围。譬如研究郭沫若的历史剧，要想取得突破，就要同研究郭沫若的史学观点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是存在脱节现象的。有的朋友认为，要避免单纯的就文学谈文学，就郭沫若谈郭沫若，而要扩大对民国以来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文艺以及各种社团、流派的了解和研究。只有扩大视野，才能开启思路，才能通过比较与鉴别更深入地研究郭沫若。我以为这些意见是对的。冯望岳同志在这部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审慎论证的科学方法，正是在深化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目前我国学术文化很不景气的情况下，据悉冯望岳同志为出版这部著作历尽许多艰难，吃了许多苦头。然而，我除了表示同情和哀叹之外，又能帮什么忙呢？呜呼！

一九九三年夏至北京官园

序

傅 正 乾

面对着书桌上堆放的这部书稿——冯望岳同志的《郭沫若的文学世界》，我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

望岳1978年由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渭南师专中文科任教。1982至1983学年度，他又回母校进修。当时，正值我正给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讲授“郭沫若文学创作研究”的专题课，望岳即随班听课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中，望岳通读了17卷本的《沫若文集》，并完成了两万余言的创造性作业《试论郭沫若的〈瓶〉》。记得他这篇论文包括三个部分：（一）从《孤山的梅花》到《瓶》；；（二）《瓶》——爱情的绝唱；（三）为《瓶》而鸣不平。我替他略作修改后，建议他分作三次发表。不料这组论文相继发表以后，竟引起学界的注视，望岳也受到很大鼓舞。从此，他便走上了郭沫若研究的道路。

整整10年过去了。今年刚放暑假不久，望岳就带着这部书稿来访，并要我为他这部“少作”写篇序。看到望岳经过10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写出了这样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我怎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拂逆他的意愿呢？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说过：莎士比亚是说不完的。同样，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一代文豪的郭沫若也是说不完的。

别的且不说，仅就他的文学业绩而言，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无比辽阔、深邃而又辉煌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既有文学创作，又有文学理论，既有文学批评，又有文学翻译，既有对外国进步文学的借鉴吸取，又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批判继承，而其文学创作不仅包含着诗歌、小说、散文小品、传记文学、历史剧、电影文学剧本等多种文学体式，而且无论在哪一种文学体式的创作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着文学世界，望岳经过深入的研究，精心的构思，以郭沫若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为“经”，以他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为“纬”，试从新的角度，以新的审美观念和研究方法（诸如历史的美学的方法，文化心理分析的方法，“整合”宏观与“细读”微观统一的方法等），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探索和阐释，从而描绘和展现了郭沫若那无比壮观的文学世界。从这个文学世界里，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一位文学大师的伟岸身影，而且也感受到一位崇敬大师者的真情挚意。从这个意义上看，望岳的《郭沫若的文学世界》可以说是“客体”和“主观”交相融会的产物。

在这部著作中，望岳沿着历史的足迹在从总体上描述郭沫若的文学世界的同时，进一步对其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如“诗情磅礴的诗歌世界”、“丰富多样的小说世界”、“宏大绚丽的散文世界”、“壮烈辉煌的史剧世界”等又分别作了深入的探讨。这里，既有对各种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概况的“宏观整合”，又有对每一种文学体裁中的代表作的“微观细读”，既有对各种不同体裁的创作实绩的论述，又有对各种不同体裁的创作理论的阐释，基本上做到了以宏观驾驭微观、以创作验证理论，给人以浑然一体之美感。譬如以往的研究者在论述郭沫

若的小说创作时，一般多是就作品谈作品，而对郭沫若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主张则涉及较少。望岳在论析郭沫若“丰富多样的小说世界”时，兼顾到对其小说创作理论的探讨。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理论是涵盖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现代理论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并且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从“郭沫若的文艺功利观与小说创作”、“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与小说创作”、“精神分析学说与郭沫若的小说创作”、“象征主义与郭沫若的小说创作”等四个方面，结合着《牧羊哀话》、《残春》、《月蚀》、《喀尔美萝姑娘》、《Löbenicht的塔》等作品作了对应的论证分析，从而证实了自己对郭沫若小说创作理论的理解、认识和看法。

值得称道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望岳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这里，既有横向的比较研究，又有纵向的比较研究。如在考察郭沫若的艺术个性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时，对郭沫若、鲁迅、郁达夫这三位文学大家的早年生活、个人气质、性格特征等作了比较研究，指出鲁迅早年“家庭的突然变故”、“势利社会的冷遇白眼”以及“家族的欺寡凌少”给他造成了“深巨的忧伤与悲哀”，形成了他那“深沉、忧愤、峻急”的个性特征；郁达夫少年时代“悲剧性的家庭遭遇”，培育起他那“孤独内向、纤弱悒郁”的个性特征；郭沫若从小生活在“优裕、向上的家境”中，“与商埠文化、道文化和士文化传统都有深刻的联系”，便形成了他那“自负、任性、好强的开放性和浪漫性品格，铸造了耽于玄想、追新求异、自由浪漫、奔放不羁的精神个性”。总之，鲁、郁、郭三人不同的个性特征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此可谓“横向比较”。再如在论述郭沫若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

成败得失时，对《恢复》与《女神》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作了比较，对《前茅》与《星空》的“思想艺术成就”作了比较，对《屈原》与《女神》的“美学形态的异同”作了比较。——此可谓“纵向比较”。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在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不仅使我们认识了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的“价值”，也使我们看到了他的文学创作发展变化的态势。

另外，望岳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他的理论观点时还使用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能注意到用事实说话，这自然就增加了理论上的说服力。但是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由于他在使用材料上尚缺乏严格的筛选，未能做到去粗用精、删繁就简，就使人感到在“郭沫若的文学世界”的上空似乎滞留着一层淡淡的雾霭。我想：如能进一步清除了这一层雾霭，“郭沫若的文学世界”就会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华。不知望岳以为然否？

信笔写了以上这些感想，姑谓之“序”吧。

1993年盛夏于陕西师大寓所

目 录

序一.....黄侯兴(1)

序二.....傅正乾(3)

绪论：正确认识和理解郭沫若是时代的需要.....(1)

20世纪中国“民族的杰作”——“伟大也要有人懂”——自觉拥护和爱戴自己民族的伟大人物——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概观——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郭沫若

第一章 文学巨星从这里升起(1892—1918).....(23)

郭沫若的文学世界与传记研究——诗人诞生的时代和家境——最初的诗教和诗歌兴趣——林译小说与《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士文化传统与《士先气质而后文艺》——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理想中的白猫变成了黑猫——走出夔门之前的文化心理格局与人生“三觉醒”——人生第二个转折点——陶醉于泰戈尔诗中——与佐藤富子相爱恋——接受泛神哲学影响——五四运动与夏社——《学灯》与诗歌爆发期——郭沫若、鲁迅、郁达夫早年生活，个人气质对其文学创作的不同影响

第二章 诗情磅礴的创作旺盛期(1919—1924).....(62)

第一部真正“配称新诗”的诗集——郭沫若与追求“美的文学”的创造社——《星空》：诗体的《彷徨》——自觉而广泛“拿来”与文学创作的丰富性

和超前性——1923年：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述评——郭沫若与现代派文学关系初探——郭沫若与泛神哲学关系新识——郭沫若与传统文化关系管窥

第三章 《女神》：新时代的颂歌 (101)

《女神》与前期诗歌略说——泛神论与浪漫主义诗歌艺术——鲁迅热切呼唤和期待的民族“摩罗”诗人——《女神》评论荟萃——新时代的肖子和颂歌——《女神》的艺术成就——《凤凰涅槃》细读

第四章 从《星空》到《恢复》 (136)

《星空》的时代与诗人创作心态——《星空》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前茅》和诗人思想、诗风的飞跃——爱情组诗《瓶》：一代青年爱情的绝唱——《恢复》无产阶级嘹亮的战歌——《恢复》与《女神》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比较

第五章 “思想转换”与创作上的新探索 (1925—1937)

..... (176)

“思想转换”的时代原因——“思想转换”的主观原因——经济苦闷与思想转换——北伐疆场上的“戎马书生”——旅居日本——新史学的开拓者——史学成就与成功“秘诀”——为“普罗”文艺运动鼓与呼——“左联”发起人之一——支持“左联”东京支部活动——热情奖掖文学青年——参加“两个口号”论争——痛悼鲁迅、学习鲁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艺论著和文学创作——创作传记文学、小说、诗歌——以“整个人格作背景”的文学与最相宜的艺术方法

第六章 《屈原》与新的创作高峰 (1937—1949)…… (209)

“生命史上的里程碑”——投身在抗日救亡的洪波
狂澜中——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统一——
《战声集》和《甘愿做炮灰》——与共赴国难的于
立群相爱是应当理解的——从第三厅到文化工委——
党的关怀、爱情生活与创作的新高峰——《屈
原》与《女神》美学形态的异同——独异的青春、
创造、进化的文化观——“拔地参天的大木”——
世界近代文学与“新写实”小说——《甲申三百年
祭》与《苏联纪行》——郭沫若作品在延安——郭
沫若论解放区文学——郭沫若“人民本位”的文艺
理论与延安文艺方向

第七章 丰富多样的小说世界 …………… (254)

应当重视的著名小说家——郭沫若小说评论荟萃
——体式的多样化与广阔的题材领域——三十年小
说创作分期考察——小说艺术独异的理论思考——
郭沫若文艺功利观与其小说创作——泛神论思想与
其小说创作——精神分析学说与其小说创作——象
征主义与其小说创作

第八章 宏大绚丽的散文世界 …………… (288)

郭沫若散文世界俯瞰——郭沫若谈他的散文世界——
《朝花夕拾》与现代传记文学——郭沫若传记文
学的显著特色——郭沫若传记文学的体式和语言风
格——用于分析和攻占的《羽书集》——切合实际
的学术研究《今昔蒲剑集》——鲁迅评论和屈原研
究——“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小品散文创作概

现——文艺创作与科学精神——小品散文名篇细读

第九章 壮烈辉煌的史剧世界 (319)

皖南事变与史剧热的兴起——郭沫若史剧的文学史地位和贡献——郭沫若史剧主要是悲剧——从诗剧到史剧——别具一格的史剧理论——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史剧的思想和艺术特征——精湛而独特的楚文化研究——《汉姆雷特》型的伟大作品《屈原》

第十章 从《新华颂》到《科学的春天》(1949—1978) (349)

郭沫若文学世界焕然一新——14年创作的丰硕收获——郭沫若与老舍、赵树理、钱钟书同时期心态和创作比较谈——钱谷融等人创作动力学原则和热力学原则——建国后郭沫若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探索——好的新诗万岁！好的旧诗万岁——郭沫若的八行诗体与现代新诗——做人方面的努力与做诗方面的努力——“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是自谦而非自嘲——《蔡文姬》、《武则天》与《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白与杜甫》凝聚着郭沫若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坚毅反抗灾难的悲剧精神——郭沫若晚年的高风亮节——邓小平《悼词》盖棺论定——20世纪中国“民族的杰作”何至一个！

结论：郭沫若研究的启示 (402)

正确认识和评价郭沫若具有重要意义——以黑格尔“艺术终结”理论阐释郭沫若创作现象是不切当的

后记 (406)

绪论

正确认识和理解郭沫若是时代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耸立着两座高峰、有两部辉煌的“民族的杰作^①”、两位文化巨人和旗手，就是鲁迅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鲁迅一样，是由二十世纪文化与历史传统孕育出的伟大天才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和旗手，郭沫若的成就和贡献是卓越的、多方面的。他不仅在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批评方面，而且在哲学、史学、古文字学、伦理学、教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具有独立的建树。郭沫若1920年初曾经指出：“我常想天才的发展有两种TYPUS^②：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象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的孔子，一个便

^①郭沫若《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

^②德语；《沫若文集》本作者自译，“类型”。

是德国的哥德”^①。郭沫若分明就是他所颇激赏的孔子、哥德式“球形的发展”的天才人物。

但是，诚如鲁迅三十年代所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之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②。郭沫若这位伟大天才人物的出现，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奇异而重大的文化历史现象。而对于这一个历史现象的自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这位民族伟大天才人物的自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同样并不那么容易；它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是这样，对郭沫若的认识和理解同样如此。

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指出：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道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③。

郁达夫这一段话，是颇精辟、深刻的。“鲁迅”自以小说《狂人日记》和《热风》中杂感的发表蜚名“五四”新文坛以后，

①《致宗白体》（1920年元月18日）《郭沫若全集》第15卷。

②《叶紫作〈丰收〉序》。

③《文学》第七卷第五号（1936年11月1日）。

中国进步思想就对他表示拥护、爱戴、崇拜；尤其是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唁电和各界志士仁人的高度评价，隆重的悼念活动（“民族魂”之巨旗、浩壮的送葬长列等），都充分表明中华民族是能够自觉认识和崇拜本民族伟大人物的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一个伟大民族。而同时，从鲁迅所受到的种种误解、嘲讽、攻击、辱骂（敌对势力的恶意诽谤除外）、则足以见出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惰性、奴性等精神重负，看出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以民族为本位，热切期望炎黄子孙们能够自觉地拥护、受戴、崇拜自己民族出现的伟大人物。一部鲁迅研究学术史，就是中国人民对自己民族的伟大人物鲁迅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史。

七十多年来，郭沫若及其著作的反响、评论和研究资料中，同样既有拥护、受戴与崇拜，又有误识、贬损与谩骂。对郭沫若及其著作的正确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与对鲁迅的认识相比较，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诸多原因，分明是一个更加奇异、曲折、更费时间和气力的过程。现将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概述如下：

第一个时期（1919—1949）：郭沫若研究的“发轫”期，或者说“初创”期。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问世以后，即以独立鲜明的风格特色，为文艺界、学术界所瞩目，以其青春、创造、进步的热情和精神为广大青年读者所酷爱。宗白华1919年12月22日发表于上海《时声新报·学灯》上的《沫若》是第一篇评论文字，其预言郭沫若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①”：“有Lyrical^②的天才”的“中国新文化中”的“真

^①引文均见《三叶集》，《郭沫若全集》十五卷第8—12页。

^②英语，抒情的。

诗人”。认为郭沫若“是一个Pantheist”，其“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他建议诗人“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在诗集《女神》出版之前，宗白华作为文艺副刊《学灯》的编辑，以非凡的学识和眼力，首先发现和肯定了郭沫若，并对其创作个性、艺术风格、形式构造诸问题提出如此割切的认识与批评，确是难能可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宗白华的发现、批评、肯定和鼓励，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巨星郭沫若！《女神》诞生不久郑伯奇的《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谢康的《读了〈女神〉以后》、郁达夫在《女神》出版一周年所作《〈女神〉之生日》，等，都是独有见地的评论文字。而最能代表二十年代初郭沫若研究水平的，首推闻一多的《女神》专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称赞郭沫若为中国“现代第一诗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女神》所映射的完全是二十世纪的时代的“动的精神”和“反抗精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闻一多认为，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地发展其民族的、地方的特色”，“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合那条艺术的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这些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与特性的真知灼见，对郭沫若此后的新诗创作颇有借鉴意义。郭沫若从《诗经·国风》选译四十首，于1923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

①英语，泛神论者。